

[日] 山冈庄八 著

伊达政宗

【超值典藏本】

下

⑤ 苍穹之鹰之卷 ⑥ 攻打大阪之卷 ⑦ 和平战略之卷 ⑧ 旅情大悟之卷



【超值典藏本】

伊达政宗

[日] 山冈庄八



赵世清



下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伊达政宗

苍穹之鹰之卷◎

天主教徒之乱

—

忠辉显得如此急迫，是颇不寻常的表现。

生性桀骜不驯、思想深受大久保长安煽动及影响的忠辉，由于曾经前往大阪城与秀赖见面，再加上发现父兄与红毛人过从甚密，因此他也开始用那有如豹子般的锐利双眼，重新估量未来局势的发展。

重新估量的结果，他发现自己的确不像哥哥秀忠那样，只知一味地顺从义理。

此时的他，就好像十九岁时的家康在田乐狭间之役当中，不顾家臣的反对而奋不顾身地冲入大高城索取兵粮一样，均表现出一股令人折服的霸气来。

“长安这个愚蠢的家伙，自己的头都快掉了，居然一点也没有察觉。父亲之所以接近威斯卡伊诺，主要就是为了和他们通商，然后藉自己的力量开采金矿。因此，一旦威斯卡伊诺答应了父亲的要求，那么长安就没有利用价值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让双方的会谈成立呢？”

此话一出，立刻使得大久保石见守长安浑身一颤。仔细想想，忠辉所言确实不差。

事实上，家康之所以召唤南蛮人前来，可能是因为他对经费占去五成，而其余五成纳入公库的五五分账法早已心存不满之故。

值得庆幸的是，威斯卡伊诺所提的要求远比五五分账还要过分，因此双方的会谈已陷入僵局。

不过，威斯卡伊诺是个相当狡猾的人，故而很可能会答应采五五分账的分配方法，藉此钓住家康父子，然后伺机使用武力占领日本列岛……万一事情果真演变至此，那该如何是好呢……？

一旦回到武力作战方式，那么长安就一无可用之处了……

如果日本政府同意和南蛮人携手合作，那么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确认已经无法掌握正确数目，而且正在急速增加的“天主教徒”之动向。根据保守估计，这些信徒总数约在三十万~五十万之间，由于他们都具有非常坚定的信仰，因此一旦有人居中策动，则后果将不堪设想。对于曾经有过“暴动”经历的人来说，这是最令他们感到害怕的结果。

“这件事情必须从长计议才行。目前遍布国内各地的教徒，大多信赖忠辉而不肯依附秀赖。因此，一旦忠辉成为大阪城的城主，必然可以有效地防止父兄偏向红毛方面。但是以目前的情形来看，忠辉若不及早建造大船前往罗马，那么待在这儿又有何用呢？如果是因内部问题而无法造船，那就必须要求尽早将大阪城交给忠辉，否则那些信徒们一定会觉得上总殿下不足以信赖。这么一来，为数庞大的教徒们只好退而求其次，改拥秀赖为盟主，然后起兵推翻幕府。这些事情只要稍加解释，相信一定可以取得父亲大人的谅解。一旦国内发生动乱，那么还谈什么世界政策呢？但是你居然没有对父亲说明此事就回来了，真是愚蠢的家伙！”

虽然被骂得狗血淋头，但是大久保长安却仍不改其嬉笑怒骂的本性，以悠闲自在的神情望着窗外的雪景，内心盘算着立刻就从越后出发。

凭着敏锐的直觉，他知道最可怕的结果，莫过于天下再度回到战国时代。

一旦再度回到战国时代，那么他的智慧、黄金、经验就毫无用武之地了。

（大御所怎会生下这么一个彪悍的孩子呢？……）

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大御所一直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但是，在他的监视之下，诸大名无不敬谨于自己的职责，不敢稍有二心。换句话说，虽然家康表面上已经隐居，但是不论是在大阪城、禁里或五山，他的影响力却仍无所不在，而且一如往常般地赢得人们的尊敬及服从。

然而，年仅二十的忠辉却敢于向家康挑战——虽然在他人的眼中，这只是年轻人瞻前不顾后的一种年轻气盛的表现罢了。

家康会答应让他建造大船吗？或者他宁可把秀赖赶出大阪城，然后把城交给忠辉呢？

如果现在不立刻作出决定，则人数多达数十万的天主教徒和关原的余党极可能改立秀赖，并于大阪城举旗叛变，重蹈当年一向宗徒暴动的覆辙。

从某一方面来看，忠辉不论是见识或气概，都颇有凌驾其父之势。

（这件事情绝对不能掉以轻心，而我也必须展现自己的实力才行……）

在开采黄金、富国政策方面，属于进步主义者的大久保长安堪称日本第一；但是在临场指挥作战方面，他的才干却仅足以胜任小队队长之职。

（我不适合于生长在战国。）

反复地检讨自己的才能及适性之后，长安发现事情愈来愈不乐观了。

家康究竟会允许忠辉建造大船呢？还是交出大阪城？

不过，万一家康在答应建造大船的同时附上一句“不要再回来了”，那么忠辉等人必将立即陷入穷途末路。

年轻人的主张是不容轻视的。因此，如果家康说“不要再回来了”，而且毫无安慰或鼓励的表示，则必然会招致忠辉极大的愤怒。

不久之后，长安沿着积雪的道路来到了信州的海津城，会见掌管松平家内政的家老花井远江守吉成夫妇，然后再由江户出发前往骏府。

就血缘关系而论，花井远江守吉成之妻乃是忠辉的同母异父姊姊。换言之，此女乃是忠辉的生母茶阿与前夫“八五郎”所生，后来嫁与远江守为妻。

事实上，长安此次来到海津城，主要是为了请求远江守之妻修书给她远在骏府的生母。自从家康回到骏府隐居之后，茶阿就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负责照料一切生活起居事宜，因此对年长的家康而言，她是最值得信赖，也是最得宠爱的才女。

“馆主大人，在大雪纷飞之际到此打扰，实在非常抱歉。待事情全部处理完毕之后，自当登门道歉，并致上最深的感谢。”

言迄即出发前往江户去了。其时政宗已经早一步来到江户，要求秀忠将其“忠”字赐予嫡子虎菊丸，正式改名为忠宗，并且为其举行元服仪式。

元服叙任的庆宴于十二月十三日召开，虎菊丸在这一天正式受封为从五位下、松平美作守忠宗。不过，即使是在此刻，凡事都不轻易放过的政宗也不忘乘机接近将军秀忠……

二

“伊达少主已经到了元服之龄了！真是可喜可贺！”

大久保长安一到达伊达家中，就郑重其事地向政宗道贺。然而，政宗却蹙起双眉，一语不发地看着他。

（伊达大人的心情似乎不太好。）

正当长安这么想时，政宗突然怒声说道：

“长安！我看你好像急着赶到骏府去，对吧？”

察觉到政宗的不悦之后，长安只好陪着笑脸解释道：

“是的，我有不得不赶往骏府的理由。”

“你没听说过欲速则不达的道理吗？再说，你什么时候又成为上总大人的跑腿了呢？”

“你说我长安是跑腿的……？”

“正是！说你是跑腿的，还算是恭维你呢！不管怎么说，你毕竟是大御所派给上总大人的家老，也就是他的师父，为什么不做你该做的事情呢？请

问，最近你是否曾经训示过上总大人呢？或者只是听从他的指示，四处奔走呢？——对于你的作法，我实在是无法理解。”

长安的双颊刹时变得通红。不过，为什么政宗的指责会令他如此气愤呢！或许是因为他自己也逐渐感受到忠辉所带来的压迫感吧！

“不要再说了！陆奥守大人，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赶往骏府吗？”

他以粗暴的语气询问政宗。

政宗看也不看长安一眼就回答道：

“这么一点小事，你想能够瞒得过我独眼龙的法眼吗？”

“哦，这么说来你是知道啦？好，那我倒要反问你了。”

“笨蛋！你也不先想想大御所的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怎么可以贸然要求他允许你们建造大船或交出大阪城呢？至于最近你之所以像只无头苍蝇似的到处奔走，想必就是为了这件事吧！”

“嗯……伊达大人果然明察秋毫。不错，事实正是如此。不过从你的话听起来，似乎认为一旦我向大御所提出这个请求，将会对上总殿下不利，是吗？”

“也许会有不利，也许没有……”

政宗茫然地望着前方，突然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先吃饭吧！等我们喝杯酒后，你再好好想想身为家老应该做的事。”

“好好想想……”

长安带着困惑的表情凝视着酒杯，并未立刻伸出手来。

“我家主君之所以会提出这项要求，自然有非常充分的理由。”

“虽然有理，但是考虑却欠周详，这就是愚蠢的表现。你有没有想过，即使现在你赶往骏府向大御所说明理由，并且取得了他的允许，是否就真的能够确保松平家的安全呢？依我看来，日后一旦有所闪失，松平家依然难逃灭亡的命运。”

“你是说……我不懂你的意思。不瞒你说，我是考虑到天下可能再度发生动乱，所以想要防患未然……”

长安的话还未说完，政宗突然伸手制止，并且用力拍膝说道：

“我有事和石见守商谈，你们全都退下。看来石见守对目前骏府所盛传的大八事件是一无所知啊！好了，你们赶快退下吧！”

政宗一声令下，侍卫及侍女们随即弓身退下，刹时屋内响起了杂沓的脚步声。

“大蠢蛋，你给我仔细听着！”

在厉声斥责过后，政宗突然噗哧笑了出来。

“长安，你知道正月很快就要到了吧！看你！额头上全是汗，真是……真是可爱极了。”

“不、不、不……”

察觉政宗突然改变语气之后，长安不禁苦笑着用手擦拭额上的汗珠。

“看来殿下喜欢演戏的习惯，是已经病入膏肓了。现在能否请你告诉我，所谓的大八事件究竟是指什么呢？”

“噢，这件事啊！就是指本多上野介（正纯）的同心（江戸时代下级公安员）冈本大八施用巧计欺骗有马晴信的事嘛！”

“有马晴信……就是那位与我的联名书有关，而且向来喜欢南蛮的九州大名吗？……他怎么会被本多上野介的同心给骗了呢？”

“我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件事，所以才屏退下人的啊！来，我们先干一杯，然后再好好地讨论吧！”

政宗故意压低声音说话，但是自己却又忍不住笑了起来。

三

“人生的得意与失意，是不断地重复出现的，石见！”

政宗亲自拿起酒壶为长安斟酒，并且以严肃的口吻说道：

“你不觉得自己最近太过得意了吗？也许你会因而认为幸运之星总是围绕在自己身旁打转，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你，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大错误。”

“哦？我长安都已经六十七岁了，难道还需要四十五岁的你来告诉我人生的道理吗？”

“问题是，思虑的周全与否，并不是由年龄来决定的。像大御所最为宠信的有马晴信，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但是有马大人今年只有四十四岁……是个比你小一岁的毛头小伙子呀！”

当屋内只有他和政宗时，长安突然变得相当强硬，一步也不肯退让。

“哦？……你可知道有马晴信因为被冈本大八所欺骗，很可能连性命也不保了。”

“什么？性命不保？”

“正是！你也知道，有马在诸大名中，是少数几个具有世界观念的大名之一，同时也是大御所最宠爱的家臣。”

“这个我当然知道！他不但深受大御所宠爱，而且还获赐航行海外出的朱印呢！”

“正是如此啊！长安。有马晴信因为太过得意，所以失意也接踵而来，但是他自己并不知道。尤其是在获赐朱印之后，他更是得意非凡，认为自己已经能够分毫无误地揣度大御所的心意……事实上这种想法实在太过轻率了，所以最后终究被人识破，而且还加以利用。”

“是谁的眼光这么厉害呢？”

“当然是本多上野大人的同心冈本大八啦！”

“那么，大八这家伙又是如何欺骗有马大人的呢？”

“大八是个贫困的同心，再加上喜欢玩乐，因此早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了改善拮据的窘境，长久以来他一直像只四处猎食的鹤、鹰一样，不断地搜寻发财的机会。于是，得意洋洋的有马晴信很自然地成为他的首要目标。”

“哦！”

“他私下告诉晴信……你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由日野江的城主摇身一变成统领肥前一国的大大名吗？……我是目前最受大御所器重的执政本多上野介的同心。有马晴信大人，只要你愿意，我可以在本多大人面前为你美言几句，帮助你早日出人头地。”

“有马晴信就因为听了大八这番话，所以用金钱来贿赂他吗？”

“是的，而且给了他一大笔钱，结果大八又把这笔钱送给他最心爱的女子……就只是这件事情而已，但是大八却可能因而遭到火刑，而有马晴信轻则切腹……重则抄家灭族。我听说晴信之子直纯曾经当面向将军家苦苦哀求，希望能够保有旧领地。”

长安不禁瞠目结舌。

“那么，这件事和我到骏府去又有何关呢？”

“长安，你毕竟是老了。有马晴信贿赂他人而冀望接到加封的通知，然而加封的消息却迟迟未来，于是 he 知道自己上当了……如果他自认倒霉，就此绝口不提倒也罢了，谁知他却一状告到骏府，并且在家康面前大吐苦水……你知道吗？如果他 not 告到骏府去，那么不但大八平安无事，他自己也能长保安泰……如今，你不也是因为有求于家康才到骏府去的吗？……”

“殿下！”

长安重重地把杯子放在桌上。

“我之所以到骏府去见大御所，和有马大人只为自身的利益而去之情形不同啊！”

“哦？有何不同？”

“至少我是为了防范天下大乱于未然啊！不管怎么说，这总称得上是大事中的大事吧！更何况，我家殿下是大御所的亲生儿子，现任将军的同胞兄弟。”

“这么说来，你是非去不可啦？”

“那当然，否则怎能善尽家老的责任呢？”

“是吗？既然你执意如此，那么我就不再阻止你了。不过，在你出发之前，最好先把八王子的住宅清理干净。”

“什么？要我整理八王子的住宅？”

“是啊！也许你从此和家人永别，再也不会回来了。”

说到这儿，政宗突然想起什么似的：

“你是不是也曾送钱给冈本大八呢？”

他以好奇的口气询问道。

至于长安，则愕然回答：

“我连这个人的名字、长像都不知道，怎么会送钱给他呢？……”

“可是大八在供词当中，却不时提到你的名字。”

“什么？他提到我大久保石见守的名字？”

“是啊！目前虽是太平盛世，但是对一个囊中羞涩的同心而言，要想每天流连于歌台舞榭，穿梭于莺声燕语之间，则绝非其能力所能负担的。据说目前住在八王子家中的同心，都曾接受大久保长安的资助。尽管大久保长安素有挥金如土的习惯，但是却也因而得以出人头地。在这个政治挂帅的社会当中，也许你所做的并不算是坏事，因此应该不致遭到烤刑才对。”

“那些同心们连这件事也说出来了？”

“是的。如今所有的人都说，大久保长安是全日本最浪费的……说这些话的人，多半是在羡慕之余还带着一点嫉妒。不过，对于主政的人士而言，这并不是他们所能接受的事实。更叫人惊讶的是，如今这个传闻中的主角，居然还堂而皇之地带着女子准备到骏府去……当然，这些钱并非你偷盗或从年贡当中贪污所得，而是因为你开采黄金的技术出众，再加上五五分账的制度，所以你会拥有享用不尽的黄金。不过，像冈本大八那样的人却不会想到你所曾经付出过的努力，而只会因为你拥有这么庞大的财富，但他却一贫如洗而感到愤恨不平。这种嫉妒的心理，往往是导致社会紊乱的原因……如此一来，在主掌政道者的眼中，你们岂不成了必须尽速铲除的毒草吗？更何况你现在正是声名大噪之时，一旦前往，岂不等于自投罗网？当然，如果你执意前往的话，那么我也不便阻拦。不过我必须先告诉你一件事情，据说骏府方面已经决定将冈本大八处以烤刑，至于有马晴信究竟是该切腹自尽或是贬为平民，则还在议论当中。”

政宗轻描淡写地说道，然后仰头喝尽杯中的酒。相反，长安却于刹时变得血色全无。

（果真如此，那么现在我还能到骏府去吗？……）

对长安而言，明知情势对自己不利，却硬要置身其中固然是愚不可及的行为，但是主君忠辉不断地在背后催促，确实也有其非去不可的理由。

如今，新西班牙方面已经派了使者威斯卡伊诺前来，自己这一方面当然也应有所回应才对。否则一旦这位将军的谋略和数十万天主教徒、关原的牢人连成一气，侵入大阪城拥护秀赖为王，那么天下必将再度大乱……

“殿下……”

长安再度拿起酒杯，试图压抑住内心不断起伏的波涛。

“那么伊达殿下，你认为长安……如果现在我前往骏府，为忠辉殿下征求建造大船的许可或争取给与大阪城的承诺，是一定会被逮捕的啦？……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正是如此！”

政宗爽快地答道。

“你不是经常用高价去买女人的吗？任何事情做得过度，往往就会招致毁灭。也许你认为这是一种风雅的作风，但是因为花钱买女人而影响到政道的运行，甚至因而招致刑罚，倒也称得上是史无前例的创举。由此看来，称你为色道之中的英雄豪杰倒也当之无愧啊！我相信直到百世之后，人们仍会因为你迷恋心爱的女子而甘冒大不韪的勇敢作风，而封你为色道大明神。”

“殿下！你已经说过太多讽刺的话了。”

“哦？你觉得这些话很刺耳吗？其实我还蛮羡慕你呢！我经常在想，你一个晚上到底要换几个女人才够？”

“殿下！”

长安的声音里流露出一股不可思议的急迫感。

“上总介忠辉大人是个年轻气盛、不肯稍加等待的大将啊！”

“不要藉故转移话题！听说你每天晚上都和不同的女人睡觉，是真的吗？”

“女人……说到女人……我大久保石见守长安……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想要成为色道大明神的。”

“废话少说。难道你每次都带着一群女子浩浩荡荡地到各地去的作风，其实只是一种表演技巧？”

“我倒宁愿你说我大久保长安……是个率先航行世界之海的先知先觉者。”

“哦？那么你会不会觉得自己玩女人玩得太过度了？”

“求求你！到底是建造大船或让渡大阪城呢？请你给我一点意见，好让我对上总介忠辉殿下有所交代。否则的话，长安我……真的已经无路可走了。”

长安从未像此刻这么低声下气过，而且语气也从未如此真诚过。在过去，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会计任何代价胁迫对方，甚或卑躬曲膝地谄媚对方；然而在内心深处，他却非常地鄙视对方，而且深信自己能够轻易地将对方玩弄于股掌之中。

这样的长安如今之所以肯对政宗表示顺从，乃是由于他察觉到自己已因冈本大八事件而卷入危机当中。

想到这里，政宗不禁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长安，你的智慧和日本的黄金一样，是无穷无尽的啊！”

“不要再挖苦我了……现在我知道一个人的思虑程度，是不能由年龄来决定的……不错，正如你所说的，我的确是太过喜欢女人了。不过，这是由于我

年轻时所经历的不幸遭遇而产生的报复心理……好吧，我坦白告诉你。当我还年轻时，凡是我所想要的女子，都会……都会被那个人夺去，所以我才会产生报复的心理……”

“你所说的那个人是谁？”

“就是鼎鼎大名的武田信玄。信玄公爱好女色的程度绝对不亚于我，所以才会招致武田家的灭亡。但是他曾经告诉我：长安，你看着吧！像我这样的人，总是会有数十名自己心爱的女子陪侍在身边……”

政宗摇摇手打断长安的话。

“够了！现在请你告诉我，你是真心地想要降服于我吗？”

“那当然，我保证绝无半点虚假。经过冈本大八事件以后，我已经彻底了解到，虽然我大久保石见守长安基于报复心理而经常带着一群女子浩浩荡荡地游走四方……但是最后她们却可能成为我遭人报复的工具。”

“很好，只要你知道这一点就好了。现在请你记住，今天晚上你生病了。”

“什么？我生病了？”

“是的！以年龄来看，就说你中风好了。然后你就以休养的名义返回八王子的家中，一直待到我说痊愈之后，才可以公开露面。当然，我会立刻派人把这个消息送到越后去。”

“原来如此！那么就只好让焦急的忠辉大人继续等待啦！”

“不这么做的话，事情永远无法摆平。事实上，不论是建造大船或夺取大阪城……只要你一提起这些事，必然会招致大御所的愤怒，届时恐怕越后的七十万石瞬间就会化为乌有……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咦？这……这是为什么呢？”

“长安，你还不了解吗？大御所根本无意歼灭秀赖，但是万一大阪城落入天主教徒及牢人大名的手中，那么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为此，大御所想必也正陷于苦思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想要夺取大阪城的人，当然也包括上总大人在内，都会被击溃。”

“那么大阪城将会永远属于秀赖啦？”

“这倒未必。总之，城最后一定会交出来，但是并不是由任何人去收取……这是我的看法。将来很可能会设置一个城的代理官，并令其永世成为江户的出城。总而言之，有关大阪城的未来，是绝对不会由任何人接管的。反而是……”

“反而是……”

“有关造船的事情，我已经和将军家谈过了。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建造的場所绝对不会是在越后。”

“那么……是在仙台、你的领域内啦？”

政宗并未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在不久的将来，你就会知道了，可能是和你生病期间互相配合吧！等接到我的通知之后，你再前往越后去谒见忠辉，然后告诉他已经征得建造大船的许可。我的智慧和你不同，凡事都会事先仔细地加以计划。”

“真是惶恐之至。”

“既然你已生病，就不能再接近女人。一个中风病人如果还要和女人狂欢的话，那么必将丧失性命。你该知道，经过冈本大八事件以来，重臣们都将目标指向你的浪费，因此你一定要多加忍耐，做一个最合作的病人才行。”

“我、我知道……我会照你的吩咐去做……希望能早日获得建造大船的许可。”

政宗闻言不禁放声大笑。

“你大概还不知道吧？为了这件事情，我只得含泪把你献给我的玛丽亚让给威斯卡伊诺了。”

“什么？你把自己的爱妾玛丽亚……？”

“正是！如果让威斯卡伊诺任意地在近海一带进行测量工作，必将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困扰。”

这时他的眼中突然流露出些许寂寞的神色，但随即又放声大笑。

“现在威斯卡伊诺可能正在仙台城的某处，一边喝着浅贺屋所酿造的清酒，一边如痴如醉地吸吮玛丽亚那香醇诱人的双唇吧！哈哈哈……”

四

大久保长安抵达江户之后，果然不再朝着骏府出发。

表面上他是在回到自己位于八王子的家中时，因为突然中风而致无法行走，只得遵照医生的嘱咐，待在家中静养。依照先前的计划，这个消息很快地便传进正在越后的忠辉的耳中。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性情急躁的忠辉，也不得不稍加忍耐。

不久之后，长安在八王子的家中迎接正月的来临。就在此时，突然发生一件令他感到吃惊的事情。那就是有马晴信的家臣居然修书给自己的儿子藤十郎，请他帮忙援救晴信。

事实上，这项救援活动的触角也延伸到伊达政宗处，因此与晴信交往密切的长安，当然不可能独漏。

“哦？毕竟还是来了……”

“是啊！冈本大八这家伙是本多正纯大人最宠爱的同心。”

在长安的眼中，年逾四十的儿子藤十郎是个信守义理，而且诚实不阿的人。

“有马大人如此轻视本多上野介，实在是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据我所知，

上野介大人曾经表示，在其手下冈本大八被处以极刑的同时，断然不会容许有马晴信侥幸逃过一劫。”

“是吗？他们居然互相勾心斗角起来！”

“目前唯一能够压制大御所的执政本多正纯气焰的，唯有重臣中的重臣大久保忠邻。但是能够说动忠邻的，却只有最受大御所爱顾的大久保石见守。因此，孩儿希望父亲能够鼎力相助，否则一旦下达切腹的命令，那么事情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为此，孩儿特地命人送信至八王子来，还望父亲不吝伸出援手……”

长安一语不发地望着身边的火炉。

在他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政治问题。

由于自己的属下出现了冈本大八这个不肖之徒，因此本多正纯很自然地会把这次事件当成“纲纪肃正问题”来处理。

“既然大八按律应遭火刑，那么企图以贿赂方式求得加俸的有马晴信，也不能轻易饶恕。”

不过，由于一向与本多正信、正纯互为政敌的大久保忠邻自从恻失爱子之后，即变得意兴阑珊，极少登城。因此若想活动大久保派的势力，就必须藉助长安之手才行。

（问题是，现在我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啊……）

正当长安这么想时，其子藤十郎又乘机进言道：

“父亲大人，你可千万轻忽不得啊！这件事情之所以会牵扯上你，完全是本多那帮人策划的。”

“什么？他们把我石见守也牵扯进去了？”

“是的！如今坊间盛传冈本大八自很久以前，就经常私下和你见面。”

“真是可恶！大八这个人别说是见面，我连听都没有听过啊！”

一顿抢白之后，长安又接着问道：

“传闻到底是怎么说的？”

“他们说，父亲为了刺探本多一派的内情，因而送钱给大八，好让他沉迷于浪荡的生活。”

“连、连这种事情也有人相信？”

“所谓无风不起浪嘛！他们说父亲由大八那儿获得了许多情报，然后又把情报转手卖给他人……因而使得下司大八养成放浪形骸的癖性。为了支付庞大的开支，冈八只好铤而走险，意图以欺骗的方式从有马晴信处取得财物供其挥霍。由此看来，有马大人之所以身陷囹圄，乃是由于父亲太过奢侈的缘故……”

“够了！这就是一般的传闻吗？”

“是的。对于这点，父亲绝对不能大意。”

长安露出苦涩的表情沉默不语。

长安的子女人数颇众，但是到底有多少，甚至连他自己也不太清楚。而且他的子女遍布各地，例如石见、佐渡、伊豆、甲州等地都有。

真正在他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的孩子，只有七男二女。他的正室乃池田辉政一族，亦即本愿寺显如上人的侧臣池田赖龙之女。

不过，此女并非长男藤十郎及次男外记的生母。至于三男，则成为青山成重的养子。当然，这三个孩子的生母并非同一个人。

正室池田氏出生于本愿寺，是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而这也是长安对天主教深感兴趣的原因。不过，他和夫人之间的感情不太融洽。

长安的纵情酒色，使得正室池田氏对一夫一妻制的信仰愈加坚定，乃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至于如今长住在八王子家中的藤十郎之妻，则是在正室池田氏的恳求之下，自同为天主教徒的信州深志（松本）城主石川康长处娶来的媳妇。石川康长即是在家康与秀吉对立的时代，为了不使双方互相残杀而暗中自冈崎城走访秀吉的石川数正之子。换言之，藤十郎夫人乃是数正的孙女。而居中撮合这桩婚事的，则是最近热衷于天主教的大久保忠邻。

由于家庭方面的问题，因此原以为只要托病躲在八王子的家中，就可以高枕无忧的长安，突然觉得这里并不是一处令人愉快的居所。

虽然长安和正室池田氏之间育有二女（目前都还年幼），但是自从丈夫因为中风而返回家中静养以来，池田氏始终不肯让女儿与父亲见面。

池田氏的美貌颇负盛名，外表据说与武田胜赖的生母諏访氏极为相似，是武田遗臣私下仰慕的正夫人。不过在信仰方面，她却明显地故意与长安为敌。当然，这也正是导致长安日益沉迷于酒色的恶性循环的主因。

总之，回到八王子家中的大久保石见守长安，就好像被抛在雪地里的青蛙一样。

由于妻子、媳妇、女儿都不搭理他，因此长安觉得此刻的自己，有如被上帝遗弃的孩子一般。

“好冷啊！藤十郎！我实在受不了了，咱们父子俩来喝一杯吧！”

虽然明知周遭的形势对自己不利，但是长安却不愿为这些事情烦心，于是以带着恳求的眼光望向儿子，希望他能陪自己畅饮一番。不料他的话刚说完，其子藤十郎就立刻义正辞严地斥责道：

“绝对不能再喝酒了。”

他的眼中闪着怒火。

“人都中风了，还想喝酒……你应该自己多加小心才对！”

“笨蛋！酒是……酒是百药之长，难道你不知道吗？或者你宁愿看到我的身体被冻僵？好了，赶快拿酒来吧！”

藤十郎以含怨的眼神望着父亲：

“先让我和家人商量、商量再说吧！”

说完立即站了起来。这时，长安不禁抱头叹息：

“说什么正月嘛！既没有酒、又没有女人，这种生活我怎么受得了呢？”

但是目前他所能做的，就是等待政宗的通知……没有政宗的通知，恐怕他的病永远都无法痊愈了。想到这儿，哭笑不得的长安突然觉得有股寒气沁入心田。

五

整个正月当中，政宗都过得非常忙碌。除了按照往例登城之外，他还在江户的家中举行年中行事。另外，由于大久保长安托病躲在八王子的家中，因此政宗也就义不容辞地负起照顾女婿忠辉的责任。

在这段时间里，他曾两度派遣使者前往越后。第一次是通知长安发病的消息，第二次则是告诫忠辉绝对不能直接写信给家康。

如今大御所家康一定正为如何平稳地将秀赖自大阪城移往其他地方而绞尽脑汁，再加上冈本大八事件余波荡漾，因此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考虑忠辉的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正面对家康，不如针对建造大船事宜，先行拟定计划，并且耐心地等待适当的时机较好……这是政宗对忠辉的劝告。

到了正月十五日——

于新年期间二度登城拜访的政宗，特地通过柳生宗矩提出谒见将军秀忠的请求。

当然，政宗的目的是想通过秀忠了解一下骏府的现况。

“虽然大御所已经七十一岁了，但是身体却还十分硬朗。为了表示祝贺之意，我计划在今年春天亲自前往骏府向他请安。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当面向他请教，对于威斯卡伊诺之事究竟有何打算。”

藉着这次的招呼，政宗已把将军秀忠完全纳入掌握之中。

敢问将军，你对答应让威斯卡伊诺在日本近海测量一事，是否感到后悔呢？”

“这个嘛！”

秀忠很快地步入政宗事先设下的陷阱里。

“虽然这件事情决定得太草率，但是这些从西洋诸国来到近海进行测量工作的人，看起来并不像是敌人，怎么能随意把他们赶走呢？”

“是大御所这么告诉你的吗？”

“那当然！不过据我所知，这是三浦按针提出的忠告。他认为如果不允许他国在近海一带测量，那么对我国而言，将是一大耻辱。”

“哈哈……”

政宗状极轻松地笑着。

“既是如此，我也就安心了。事实上，我要告诉你的是，那家伙虽然是以测量为由来到我国，但是现在却正在仙台的某处接受美人的测量呢！不瞒你说，我早就拟好了计划，绝对不会让他随意测量的……”

“什么？计划……到底是什么计划呢？”

“你绝对想像不到的。我准备暗中破坏他所乘坐的船只，藉此迫使他在此地另造新船。”

“什么？故意破坏他的船，好让他在此另造新船……”

“是的。船只遭到破坏以后，他当然必须另外建造新船才行……届时只要征得将军的允许，派遣船手向井将监及其手下的船工一起帮忙，就可以学会建造洋船的技术了。对我方而言，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是吗？”

“嗯！”

秀忠非常严肃地思索着。

有关建造洋船的技术，日本已经从先行渡海前来的英人威廉·亚当（三浦按针）及船长杨约斯那儿学到了一点皮毛，目前仍在摸索阶段。

事实上，家康之所以邀请威斯卡伊诺前来，学习造船技术也是其中的一个目的。

“你想这件事情能够极为巧妙地进行吗？”

“那当然，我愿意对此事负起全责……”

政宗很有自信地拍着胸脯笑道：

“不过，如果不能获得将军的许可，那么恐怕我的脑袋就得搬家了。建造大船是被明令禁止的行为，就好像随意构筑城郭会获罪一样……”

秀忠果然中了政宗的激将法。只见他“哈哈……”地纵声长笑，然后毫不在意地说道：

“伊达大人，你想我怎么会处罚你呢？但是，万一对方在提出建造新船的要求之余，又想继续测量任务的话，那该如何是好？”

政宗再度拍着胸脯说道：

“果真如此，我们就把他赶回新西班牙去。”

“哦，他会乖乖地回去吗？”

“我们可以藉着开采金矿的分配方法未能达成协议，而他的船只又遭到暴徒破坏为由……再加上他对工作又不够勤奋……以这三个理由要求威斯卡伊诺尽速返国，谅他绝对不敢有任何异议。”

“这么说来，我们既可以阻拦测量工作，又可以学得造船技术，真可以说是一石二鸟之计啦？”

“不，光是一石二鸟的智慧还不够。事实上，我们还可以一石三鸟，甚或